



辞旧迎新

◎张亚明

我站在11路的站台，
等候12点的班车，
从今天的最后一刻，
奔向明天的最早时辰。

双脚踩上车子的四轮，
寒风变异了夜莺的歌声，
时光在窗外倒逝，
路在向前延伸。

路灯在向我挥手，
星光打着天灯，
我想给家人发个信息，
文字在指尖卡顿，
“晚安”还是“早上好”？
我真的说不准。
因我在路上，
时针不能把空间割分。

车到了终点，

我回望了一下走过的里程，
太长，原来一年已把它注进人生的股份，
想评估是收益还是亏损，
岁月拍拍我的肩膀：
朋友，莫计过往只奔前程。
于是，
我驱动了母亲给我的“11路”——
“2025”在等我拥抱新春……

来生还做师生

◎杏林

大概是前天早晨吧，我突然梦到了他。不想晚上就得到他离世的消息。他大概是托梦给我了。

自从几个月前，一位领导向我透露，说他癌细胞已经扩散，我就纠结着是否去看他。

但是，想起两年前的情形，我就不敢去了。那次是我跟他们几个同学相聚，他不肯端杯了。那是他第一次拒酒。当时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因为在之前的所有师生相聚的活动里，他从不忸怩，尽管酒量不算很好，但他总是十分敞亮地接纳。我跟他对视的时候，他解释说，查了一个指标不好，等弄好了再喝。尽管他的解释听上去不像搪塞，但还是让我隐隐地感到他的身体遇到了重大难题。之后很多次碰面，他从来不提及身体的事情，我知道他不想提及。

三十年前，我再次接手高二文科班的时候，我们相遇了。在那所重点中学里，他的长相与帅气无缘，看他进班的名次，成绩也不算冒尖，在高一也不是学生干部，一句话，属于不会马上引起老师关注的一类。所以，在我临时指定的班团干部当中，他不在其列。后来的班级活动中，我发现他是很活跃的，他在同学当中相当有号召力。他的这些表现让我心里一暖，因为新组建的文科班从来就是学校里让领导很头疼的班级，要想把这一坏沙捏成一个集体实在不易，我在散文《解药》中对当年的班务工作有过一段描述：文科班成了全校构成最为复杂的“杂烩班”。竖在校门口的《全校各班级日常

导护记录》，让我每天一进校门就感受到来自那上面的耻辱……因为他的能力和态度，我在心里曾经无数次地自责自己，没有让他进入学生干部的行列是我班务工作的一大失策，这似乎也是我欠他的一个交代。

后来的一年里，尽管他的父亲跟我爱人是同事，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，他也没给我添一丁点儿麻烦。

我到南通工作之后，与他的接触自然多了。私下里，他从来都是叫我老师。离开学校这么多年，他还认我这个老师，说明他没有记恨我当时的失察，这让我更加内疚了。

我跟他在工作上有过数次较长时间的接触，印象最深的是汶川地震之后第二年，我们市里的两报两台十多名记者到绵竹采访援建工作，我随团服务。事前，各家媒体都从各自的特点和需求策划了相当丰富的选题。因为我们的原有关系，加之他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，所以，我们前期的沟通、安排十分顺畅，到达绵竹之后的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。毕竟是地震之后，那时在绵竹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。傍晚，当夕阳从西边的树梢斜射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时，援建大院里没有炊烟，没有锅碗瓢盆的动静，板房里除了忙碌的身影外，就是电风扇单调旋转。一丝丝愁绪突然袭来，我当时就想，在这离家数千里的巴蜀之地，他的愁苦应该是必然的吧。回来之后，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对那次集中采访津津乐道，关于援建的新闻报道在一段时间里又一次

成为江海大地上的一个热点。得悉他时日不多的消息后，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望的。按理我们的空间距离是很近很近的，近到几乎无法计量。我们住在一个小区，工作在一幢楼上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但我终究没去看他，甚至就是遇上了，也只是“正常”地跟他打招呼。我后来想，他固执地不肯对外公开病情，大概就是不想因为一次次探望让自己一次次接受心理暗示，一次次地经历生离死别的疼痛。五十不到的年龄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一定想活到含饴弄孙的那个年龄，于是我理解他的决绝了。我只能在离他不远的空间里关注他的消息，一次次地在心里祈祷老天关照他，让他活出一个奇迹。

其实，我就一直有个奢望，期待他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我，我们师生之间做一次深入交流，彼此不留遗憾。跟他十分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交底，然而都没有，他就这样悄悄走了。也许，他从不肯承认自己会离世。就在刚刚，他的同学薛松跟我通话，也说到前几天他们同学相聚，开始时，他如同往常一样爽快答应，直到活动的当天他才告假，同时拍了在医院挂水的照片，他的解释依然轻描淡写，胸膜炎。

他的这个态度，让我应该尊重他自己的决定，让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。如同他的名字一样：汤池，让人想起黄山脚下的温泉，暖暖的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们还做师生吧。

有间书屋

◎袁旭元

初冬时节，我来到古都西安。傍晚，我在酒店周围漫步，四下都是老街旧屋，街道两旁是排排槐树。林荫夹道，槐树散发着淡淡的冷冽，把老街浸入馥香清幽之中。

老街名为药王洞街，人们为了纪念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，在此地修建了药王庙，也因药王庙而自然成了药王洞街。老街上烟火气满满，各种当地的特色小吃琳琅满目：胡辣汤、肉夹馍、羊肉泡馍、水盆羊肉等，还有众多时尚新潮的服装店，与老街形成了奇妙的反差。

老街的中部有个学校，学校斜对面隐着一个书屋，如同一个灰衣隐士站在街角。没有门头广告灯，略显陈旧，不似餐馆里人头攒动，极易忽略而过。有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士在轻声地和老板漫谈，我只隐约地听到让老板推荐几本书，以及如果有哪本书来了，务必给她留着云云。书屋老板矮小精干，戴着宽边眼镜，宽松的卫衣搭配牛仔裤，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，一边扒拉着油泼面，一边和老母亲视频，聊话家常。

我本能地以为学校对面的书屋必然是出售教辅用书为主，想继续向前溜达，再瞥了一眼，发现是古旧书屋，名为“墨尘”，满是岁月的痕迹，颇有复古的气息。瞬间，我来了兴趣，于是踱进书屋，慢慢地欣赏起来。

书屋是由老居民楼改造的，共两间，外间和里间，没有任何装饰，显得朴素雅淡。书店虽小，但收拾得很专业，四周及中间堆放了各类书籍：科学类、文史哲类、各类字帖、小说、散文，还有医学专业书籍，居然还有20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《呐喊》等，令我有了阅读的冲动，翻了一本一直想看却还没看的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坐下来慢慢阅读。这本书是哲学史上最有名的著作之一，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观点，强调教育对于培养理想公民的重要性，主张通过体育、音乐和哲学等来塑造优秀的灵魂，还提出了著名的“洞穴寓言”，生动地阐释了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人们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。阅读时，我仿佛是在听一位睿智的长者授课，听他用思辨的语言将生活的真谛娓娓道来。

我没见到有多少人光顾，便问道：“您这书店能赚到钱吗？”“赚不到多少钱，刚刚老母亲还问起书店弄得咋样呢。每月能将房租挣回来，再挣点生活费就满足了。我高中毕业后到南方打工，赚了点小钱，但非常忙碌，与人交流很少，特别自卑。而且离家很远，父母年纪渐渐大了，也需要有人照顾。另外，我骨子里还是喜欢看书，于是就回到老家开了这间书屋，通过这两年的学习与经营，人也随之慢慢变得开朗自信起来……”

在这个浮躁的快节奏时代，类似这样的书屋的“慢生活”也许是治疗普通人的一味良药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书屋，比如南京有先锋书店、复兴书店、锦创书城等，光顾书屋的往往都是一些老客、熟客。我曾经听一位老书虫说，阅读时产生的感觉不亚于饮酒至微醺之际，在物我两忘中，把自己还给自己，工作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会不经意间在阅读时慢慢遗忘。

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星星，但其中的含义却因人而异。”于我而言，每个城市的小书屋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座宝藏和一扇窗户，让我看到世界的天高与地迥，洞悉万物的奇妙与未知，领略不同的思想与传承。

西安那间书屋老板睿智入定的模样，以及那不疾不徐的言语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记得女儿在上幼儿园时，我曾参加过一次家长开放日，其中有个游戏，老师将一块方糖放到一个盛着白开水的水杯里，慢慢地不见了，问小朋友有什么变化，好多小朋友都说没变化呀，女儿走上前捧起杯子，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说，水变甜了。

